

西藏林芝小学生阅读能力及现状评估报告

文 / 项目评估部 游昕

2017 年 5 月

致谢：

林芝市教育局、朗县教育局的支持和协助

西藏林芝小学生阅读能力及现状评估报告

摘要

担当者行动计划在 2017 年 6 月进入西藏林芝地区，逐步在林芝朗县、察隅、墨脱三县提供乡村儿童阅读助学服务。由于担当者行动是首次进入西藏地区，关于我们应该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儿童阅读项目，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的阅读现状和阅读能力究竟如何？我们提供给内地学校的分级书目是否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如果不适合，究竟应该如何配置才是合适的？这些问题此前一直没有人能够从实证的角度给行动者提供参考和帮助。为此我们决定着手做这样一件事情，希望能够通过数据和走访了解到藏区孩子的阅读能力，他们的阅读现状，并由此得出的结论最终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究竟应该给藏区的孩子提供怎样的儿童阅读项目支持。

考虑到整个林芝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同质化程度比较高，因此我们只选择了林芝朗县作为我们调研走访的主要区域。5 月 1 日至 3 日，担当者行动工作人员游昕、田叶馨在朗县教育局丹平局长和教研室扎央老师的协助下，完成了对全县 7 所学校的校长、老师的访谈，并且对其中 4 所学校 182 名三至六年级的学生进行了阅读能力的测评和阅读现状的问卷调查。

从结果上看，我们有如下发现：家里有无图书和阅读能力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除此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信心也会影响到他们的阅读能力，并且阅读对于他们在初中阶段的学业表现依然存在很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同样发现，即使存在这样的相关性，学生的阅读能力表现依然很差，学生阅读能力的总体平均分只有 6.88 分，这处在“不好”的评级水平上。在这一水平上，我们进一步发现，对于藏区一二年级的孩子目前在接受幼儿小、中班的图书阅读比较没有障碍。以此类推，三、四年级的孩子可以接受幼儿大班及一年级的图书；五年级的孩子可以接受二年级的图书；六年级的孩子可以接受三、四年级的图书。整体阅读环境的缺失，包括与汉语言环境不同的藏语言环境、比内地学生更严重图书资源匮乏、缺乏足够的阅读时间、以及最重要的因素缺乏给孩子提供阅读协助的大人共同造成了藏区学生阅读能力的不足，并以此影响到了他们在学业上的表现和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

关键词：阅读能力、阅读环境、图书

在调研开始之前，我们准备了一份阅读力测试题和一份阅读情况调查问卷。阅读力测试题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二年级、三年级和四年级的三篇阅读文章。其中二年级带有拼音的文本，三、四年级无拼音。阅读力测试的范围按照 PIRLS（PIRLS 是由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 IEA 主持的国际上大规模的对学生的阅读素养进行评价的比较研究）标准给定，分别测量学生在阅读方面的三个维度：提取信息的能力；推断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根据文本扩散思维的能力。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测量，了解到林芝地区小学生在阅读能力的两个方面：1. 在我们测量的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他们的阅读能力究竟达到什么水平；2. 在汉语文阅读中，他们在每一个文章和每一本书的阅读中究竟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另外，我们同样对学生进行了关于在家阅读情况、阅读兴趣、阅读信心等方面的问卷调查。希望能够对朗县学生阅读情况的了解，检测到阅读是否真的能够对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学业表现产生影响。最终在 5 月 1 日至 3 日，我们分别对朗县金东乡、登木乡中心小学三、四年级（他们的最高年级）的学生，对朗县中心小学（县城小学）、仲达乡中心小学五、六年级（他们的最高年级）的学生进行了调查。

除了数据收集之外，我们走访了全部 7 所小学，参观学校的图书室、教室，了解学校的图书存量和质量。并和学校的校长、老师进行了半结构化的访谈和交流。希望能够通过对校长、老师的访谈了解到校长和老师对阅读方面的了解、重视程度，以及学校在图书方面的投入程度。根据调研结果，形成了这份报告。报告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报告学生阅读情况、兴趣和信心对阅读能力的影响；第二部分报告学生的阅读能力表现；第三部分报告朗县基础教育的阅读环境；第四部分报告后续我们可以根据问题而提供的措施。

一、学生阅读与阅读能力

在众多的实证研究中都会发现阅读和学业表现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比如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斯坦福大学 freeman spogli 国际研究学院、北京大学高级农业科学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实验经济学教育中心联合对贵州和江西两省 150 所农村小学 13232 名学生进行了阅读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每天花费 60 分钟时间进行阅读的学生，在阅读、数学和语文的标准化测试中都表现得更好，成绩分别提升 13%、16% 和 12%。

我们同样对朗县 182 名学生进行了学生阅读与阅读能力之间的进行了回归分析。在学生阅读方面主要进行了三个维度的测量：学生在家阅读情况，学生的阅读兴趣，学生的阅读信心。

我们对三个维度的测量进行了主成分分析。最终确定了以下几个重要的指标进入我们的回归分析。在学生在家阅读情况这个维度上，最重要的指标是学生在家课外书的拥有量。我们将学生家中课外书拥有量分为了 5 个等级，分别是：1. 很少（0-10 本）；2. 放满一层书架（11-25 本）；3. 一个书柜的书（26-100 本）；4. 两个书柜的书（101-200 本）；5. 更多（超过 200 本）。

学生的阅读兴趣的维度上，我们两个最重要的测量指标是“我喜欢和其他人讨论我读过的内容”和“如果有人把书当作礼物送给我，我会很开心”。学生的阅读信心的维度上，两个最重要的指标是：“我的阅读能力很强”和“阅读对我来说是件容易的事情”。

1. 课外书拥有量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

最终我们发现：**家里课外书拥有量阅读的学生在阅读能力的测试上表现越好。具体表现为：家里拥有（11-25 本）课外书的学生比只拥有（0-10 本）课外书的学生，在阅读能力**

方面提升 31.9%。该项在统计学上是具有显著性的。此外我们对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信心同样进行了比较，发现虽然学生的阅读兴趣和信心能够提升他们的阅读能力，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是不显著的。以上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OLS 评估学生家里的课外书拥有量与阅读能力之间的相关性

阅读力标准化测试	
1. 家里课外书拥有量	0.319*** (1.114)
2. 阅读兴趣	-0.286 (0.307)
3. 阅读信心	-0.288 (0.063)
R 方	0.095
观测值	182

*** P<0.01, ** P<0.05 * P<0.1

2.阅读影响初中生在理科的学业表现

我们在对教研室老师的访谈中，她告诉我们，这里的学生在升入初中之后，理科（物理、化学、生物）成绩很糟糕。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老师告诉我们这有可能是两个部分的原因造成的。

“我们这里的学生在进入初中之后，理科成绩很差。一部分原因是初中物理、化学和生物是汉语教学，学生在理解上跟不上。另一部分原因是落后的学生看到成绩好的同学也没比自己好多少，有点自暴自弃。”（教研室老师）

也就是说，汉语文的阅读能力很有可能会影响初中生的学业表现，尤其在理科方面。虽然我们没有对初中生进行进一步的实证验证。但是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会发现，朗县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在推断理解文本方面的表现非常糟糕。结合通过访谈了解到的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如果朗县的小学生在小学阶段没有很好的提升的阅读能力，尤其是对文本推断和理解的能力，那么最终会在他们进入初中之后，更大程度上的影响到他们在理科方面的学业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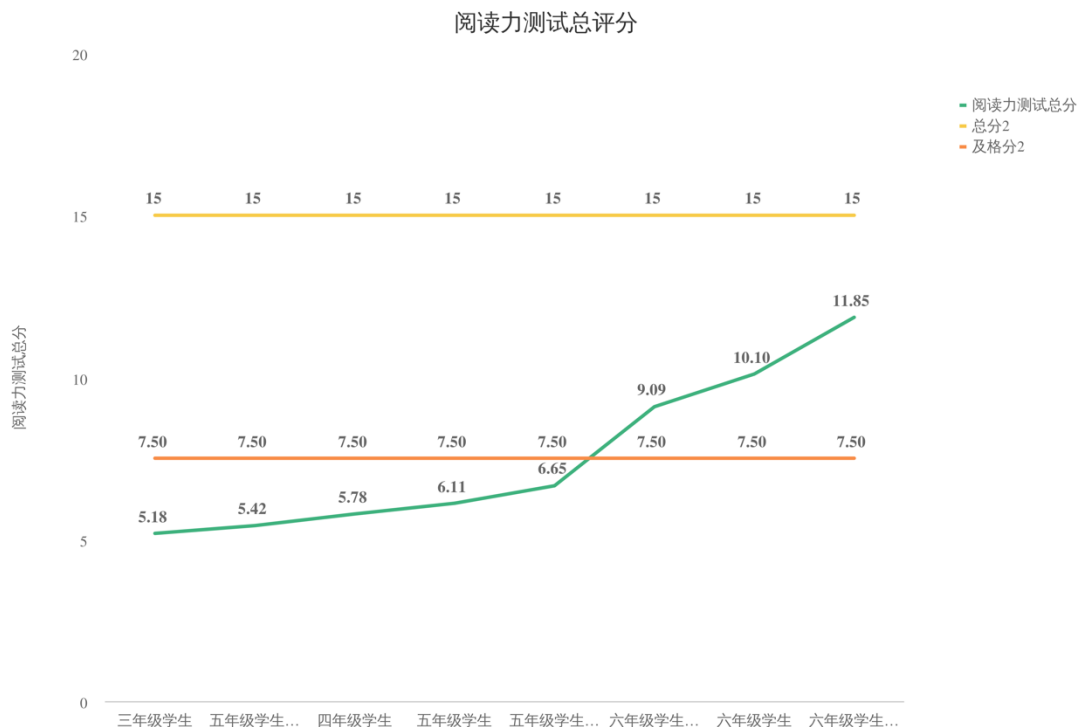
二、朗县小学生阅读能力分析

在对朗县学生的调研中，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对小学生阅读能力的测评。其中我们对所调研的全部学生，三至六年级不加区别的进行分数平均之后，**发现所有学生的阅读能力测评得分为 6.88 分。三道阅读测试题，总分为 15 分，其中 7.5 分为及格分。也就是说样本学生的总体平均分在及格分之下，表现为“不好”。**但是为了保证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了解到朗县学生的阅读能力，我们在抽取样本的时候特意选择了更加多元化的方式。样本学生既有三、四年级的中段学生，也有五、六年级的高段学生。既有农村学生，也有县城的学生。因此我们可以在总体分析之后，再对不同年级学生的表现进行更仔细的分析。

1.总体上，六年级学生（无论县城还是农村）的阅读能力表现更好

首先，我们分析三至六年级学生各自在阅读能力的标准化测试中的得分，发现**六年级的学生，无论是县城还是农村，阅读分数都是最高的，分别是 11.85 分（六年级县城）、10.10**

分(六年级)、9.09分(六年级农村),全部在及格分之上,这意味着他们的阅读能力为“好”。至于三至五年级则是呈现出逐次递减的趋势。



2.不同年级学生适合的阅读难度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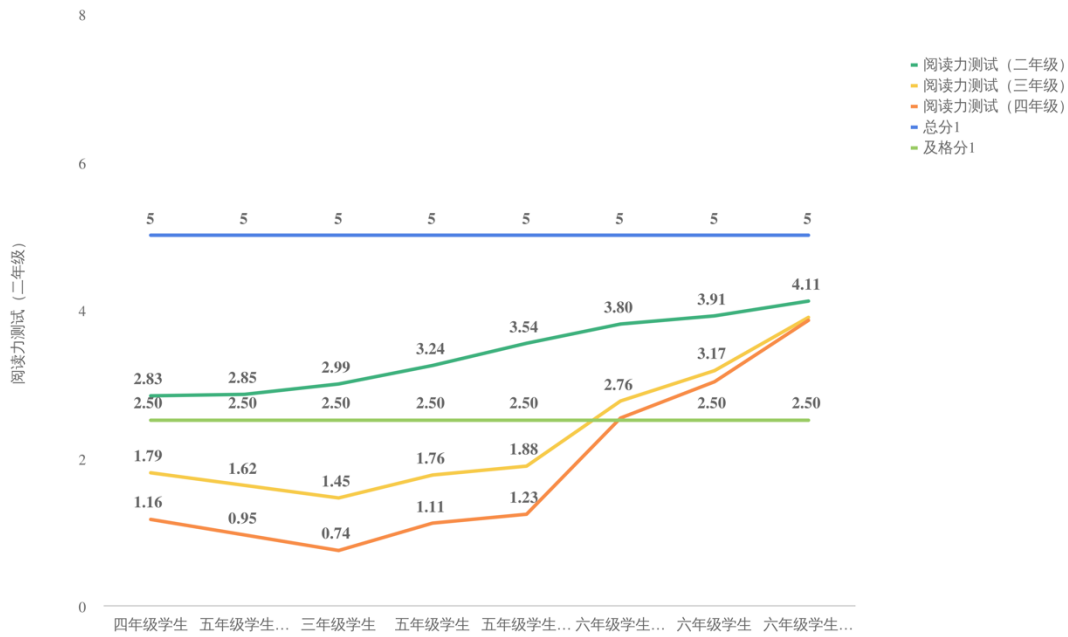
由于我们需要知道“藏区不同年级的小学生能够接受的阅读难度”这样一个信息,因此我们将设计的三道阅读能力测试分为了三个不同的难度,分别是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另外我们还对文本类型进行了选择:第一篇为二年级童话,带有拼音;第二篇为三年级儿童故事,不带拼音;第三篇为四年级科普,不带拼音。

测试结果显示,总体上所有学生在二年级带有拼音的篇目上获得比较高的得分,平均分为3.29分。至于三年级和四年级的篇目在理解上都存在比较大的障碍。但是不同年级和不同区域的学生对三种阅读难度的接受上其实也是不同的。

其中县城六年级的学生对三篇测试题的得分都比较高,分别是4.11、3.89、3.85。这意味着县城六年级的学生可以阅读最高到四年级难度的图书,甚至部分五、六年级的图书都是可以阅读的。但是相比县城六年级的学生,农村六年级的学生虽然也能接受二年级难度的图书,但是在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测试上已经比较难以接受的,这两者的平均分分别为2.76和2.53分,接近及格分。至于五年级的学生,无论是县城还是农村,在接受三、四年级难度的篇目上存在很大障碍,但是可以接受二年级难度的图书。在二年级难度的得分上,五年级县城学生和农村学生分别为:3.54分和2.85分。至于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虽然也能在拼音的辅助下阅读二年级难度的篇目,但是从我们得到的测试分数看,2.99分(三年级)和2.83分(四年级)接近及格线,也就是说二年级难度的图书对三、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尚可接受。

因此考虑到能够让藏区的小学生尽快的进入到阅读的世界中,喜欢上阅读。建议在书目的设定上,进行如下操作:一年级采用幼儿小班难度;二年级采用幼儿中班难度;三、四年级采用幼儿大班和一年级难度;五年级采用二年级难度;六年级采用三、四年级难度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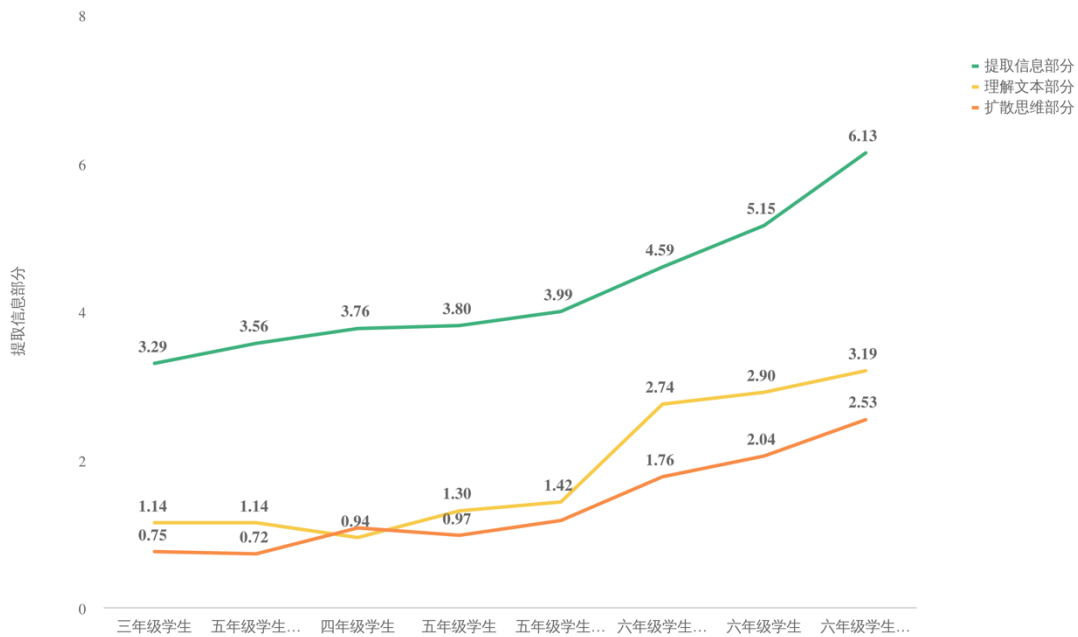
阅读力测试分级测评



3.学生对阅读各能力的掌握程度

根据 PIRLS（国际阅读素养研究）中的框架，在阅读能力测试的每个篇目里都对学生的三个维度的阅读能力进行了测评。这三个维度分别是：提取信息的能力、推断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根据文本扩散思维的能力。**最终结果显示，三至六年级学生他们在“提取信息的能力”上明显高于其他两种能力。而“推断和理解文本能力”的不足也许是成为阻碍小学生进入初中之后学习更具有抽象思维的理科科目的原因之一。**

学生对阅读各能力的掌握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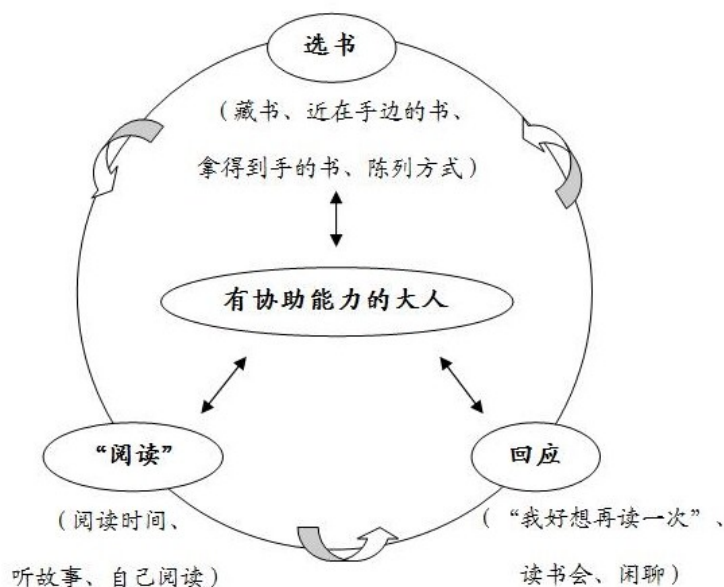


三、朗县基础教育阅读环境的缺失

虽然从第一部分我们可以知道学生在家课外书拥有量和阅读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但是朗县所有样本中 87.8%的学生拥有不超过 25 本课外书，而 58.1%的学生拥有的课外书数**

量不超过 10 本。这其实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朗县学生为什么阅读能力弱的原因所在。而在我们走访所有的学校，并且和教育局的老师进行多次交流之后，我们发现朗县以至于整个林芝基础教育阶段的整体阅读环境是没有的。这样的缺失，意味着小学生在阅读方面的能力，以至于延伸到学业上的影响几乎微乎其微。**以至于最后，我们不得不感叹，这里的小学生要想真正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途径只能依靠他们与生俱来的学习天赋。也就是说，阅读环境的缺失其实是林芝地区小学生阅读能力弱的主要原因。**

著名的儿童文学大师艾登·钱伯斯在《打造儿童阅读环境》中着重强调的就是阅读环境的重要性。“阅读总是需要有个场所……阅读场所和我们阅读的乐趣、情绪、专心度有着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阅读环境其实在影响着人们的阅读，儿童时期的阅读尤其如此。那么，什么是儿童阅读环境？**儿童阅读环境来源于阅读循环圈理论，也就是说阅读循环本身就构成了儿童阅读环境。**所谓的“阅读循环”：从选书开始，要有足够数量的图书可以选择，要有合适儿童阅读的图书可以选择，并且这些书要能触手可及，随时可以拿得到。其次进入阅读环节，这要求儿童可以有足够充裕的时间进行阅读。最后阅读完之后，需要有回应，这种回应要么是选择另一本感兴趣的书，要么是和同伴或老师讨论。而在这个循环圈里面，最重要的是有阅读协助能力的大人。据此构成了一个儿童完整的阅读环境。



接下来，我们将按照这样一个儿童阅读环境的打造，来审视整个朗县，乃至整个林芝地区的阅读环境的缺失程度。在儿童阅读环境中三个最重要的因素：图书、阅读时间和有阅读协助能力的大人。以下依次报告朗县在这三个方面的调研结果：

1. 图书数量的不足与质量的不适合

1) 家庭图书数量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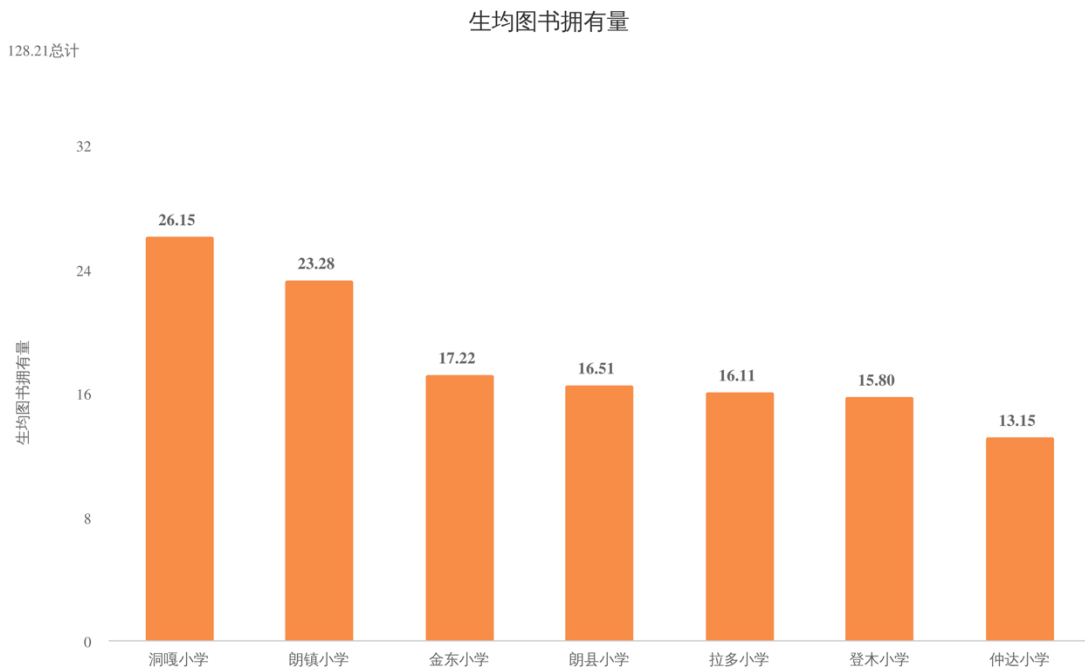
有 58.1% 的学生家庭中拥有不到 10 本的课外书，87.8% 的学生在家里没有超过 25 本的课外书。这意味着家庭图书资源的匮乏。而这样的问题却并不容易解决。在我们访谈了老师和校长之后发现，不要说购买课外书，就是购买图书本身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来说，简直难如登天。**这并不是金钱的问题，而是林芝地区有比内地农村更难以接近的书店可以购买图书。**

“我们县城根本就没有书店，有的那也不叫书店，叫文具店。这里的学生要买书，至少得到林芝。要买到好书，得去拉萨。朗县到林芝需要 5 个小时的车程，林芝再到拉萨至少需要 7 个小时的车程。这对于乡下的孩子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去的。”（朗县中心小学老师）

“我半个月前在拉萨定了一批书，到现在还没到。老板跟我说，还要半个月才能寄到这里。他说到这里只能走邮政。”（拉多乡中心小学校长）

2) 校园图书的数量不足

对于校园图书的数量，我们通过一个数值就可以了解到，那就是生均图书拥有量。国家标准的二类学校，也就是农村学校的生均图书拥有量为 15 本。而朗县全部 7 所学校的生均图书拥有量刚好达标，7 校平均 18.32 本。并且这部分图书是在两个月前配齐的。我们走访过程中，确如数据本身所展现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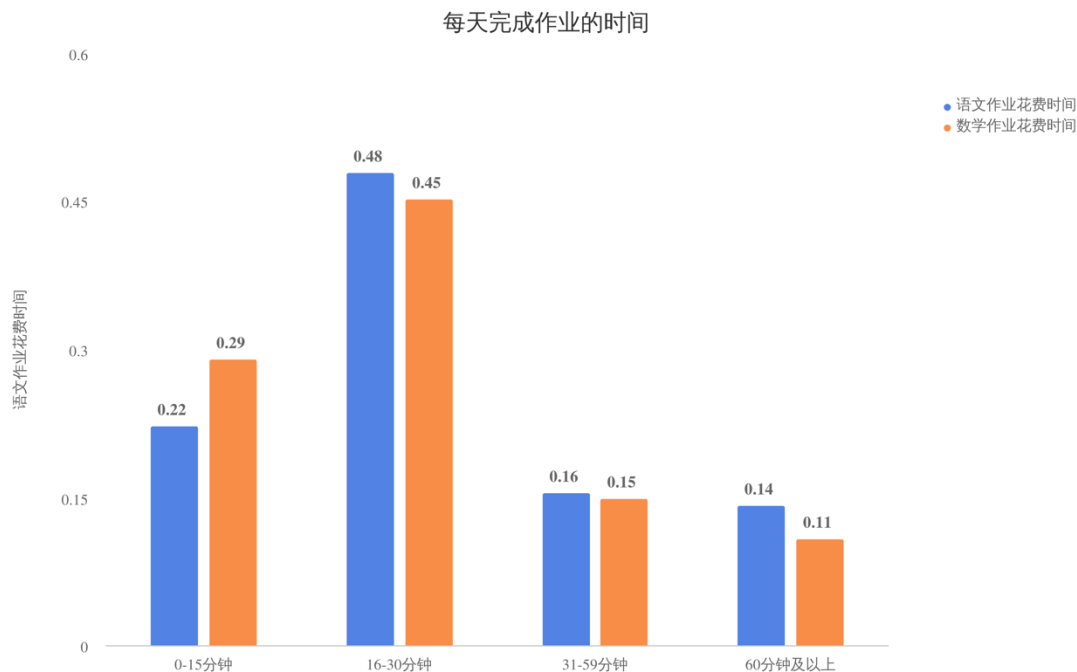
3) 学校图书质量不适合

在我们走访 7 所学校之后，发现朗县 7 所学校所配置的图书都是一两百页的“大部头”。其实这也是朗县、墨脱、察隅三县教育均衡检查没有通过的原因之一，上级检查人员认为这三县所配置的图书不适合学生阅读。

在 7 所学校教室后排的小书架上，被同学们翻得最多的是，每一本书脊上都写着各自名字的汉语字典。

2.有时间，而无阅读时间

朗县全县 7 所学校全部为寄宿制学校，学生每两周回家一次。这意味着学生一天都在学校里面，每天早上 8 点上学，晚上 9 点晚自习结束后回宿舍休息。除上课时间外，我们从根据样本学生回答他们每天花在语文和数学作业上的时间发现，70%以上的学生可以在 1 个小时左右完成他们的语文和数学作业。这意味着，其实学校如果可以安排的，是有充裕的时间安排给学生自由阅读的时间的。即使将阅读时间放在晚自习，晚自习时间 7 点半至 9 点，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对于 70%的学生可以在完成作业之后再继续进行自由阅读的。可惜，因为学校缺乏足够的、合适的图书资源，即使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开展自由阅读。



3. 缺乏有阅读协助能力的大人

其实在儿童阅读环境的创设中，最重要的是有阅读协助能力的大人来帮孩子们创设好整个阅读的物理情境和心理情境。也就是他/她需要做的就是阅读循环理论中的三个层面：选择合适的书给到孩子，并且通过导读和激趣引起孩子的阅读兴趣；然后给孩子创设阅读的时间和空间；最后还得通过讨论会、读书会等让孩子能够对阅读有回应。而这样的大人，对孩子来说只能来自两个长期陪伴他们的群体：父母和老师。

1) 无法支撑阅读的家庭教育环境

对于林芝地区的众多家庭来说，5、6月份应该是他们最忙碌的季节，这个季节他们要到山上去挖虫草，虫草收入可能是他们一年家庭收入中的最重要一部分。这时候即使是在学校上学的孩子，也是要出动的。

“也就这两三年，之前我们老师、村干部这个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守在学校外面，担心学生跑出去。有的家长晚上一两点到学校围墙等，学生翻围墙出去，然后上山去挖虫草。每天都在看，哪个学生又跑了。不过这两年好多了，我们这里有放一个星期的虫草假，但是这也不够啊。”（登木乡中心小学校长）

“我之前在察隅驻村三年，别看每家每户外面看上去很漂亮，有些家里进去真的是什么都没有。贫困不是一时就能够解决的，至少要两三代人。我们这里外出打工的比较少，有的话也是去拉萨。”（林芝市教育局老师）

家庭的经济原因，会让很多家庭其实不会去注意到学生的阅读，而前文所述，难以接触到的书店和不发达的物流构成了这里的家长即使有意愿给孩子买书也变得异常的艰难。如此，这些成为难以支持阅读生长的家庭环境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每两周周末回家一次，孩子能够在家里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而一回到家，藏语将成为他们在家里唯一的交流语言。

2) 缺乏阅读理念启蒙的老师，但有潜力

在与朗县老师的访谈中，总体上感知到的是林芝地区的老师没有接触过与阅读有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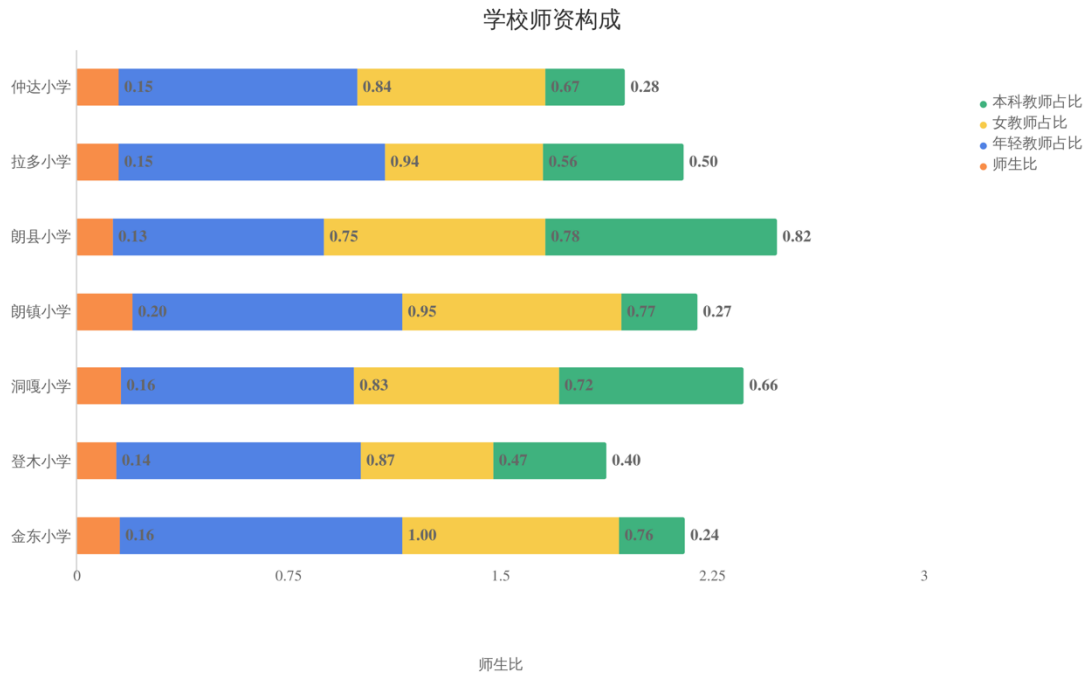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这可能来源于两个原因：其一，交通过于闭塞，距离阅读理念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太远。其二，林芝地区，除广东省和福建省的政府援藏工作之外，从与老师的交流中没有听到有其他的公益机构在该地区开展阅读助学的工作。两者导致了老师们无法接收到新观念。

除此，除教学本身的工作外，照顾学生，应对行政检查任务等，使得他们在学校工作中任务繁多，以至于无暇顾及其他。而教师本身的流动性更加剧了大人引导学生阅读的不足。

“我们这里的老师其实任务很重，学生都住在学校里面，老师们都在看着。还有像现在这样的均衡检查，老师们也需要做各种工作，准备各种材料。没有时间带学生阅读。还有我们这个所学校就是老师的培训基地，基本没有老师愿意留下来的。有的老师在这里呆半个学期就走了。”（登木乡中心小学校长）

但是，从 7 所学校的师资构成看，这些学校的老师也是有潜力可以成为孩子们阅读的领航员的。所谓的“师资构成”，主要是指以下 4 个指标：师生比、35 岁以下教师比、本科学历以上教师比、女教师比。从逻辑上说，上述 4 个指标越高，意味着老师们的任务越轻，年轻老师越多，学历高的老师越多，女教师越多，这样老师们在接受诸如绘本教学、晨诵等阅读新观念的可能性越高。

而 7 所学校的 4 个指标的比重都很高，其中师生比平均 15.57%，农村学校国家的师生比标准是 4.34%，这意味着朗县的师生比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 4 倍。35 岁以下教师比平均 88.31%，本科学历老师占比平均 45.26%，女教师占比平均 67.64%。这意味着朗县 7 所学校让老师们在阅读教学方面实现启蒙是存在可能性的。



四、乡村儿童阅读助学项目的导入

在朗县，老师们告诉我们，小升初是比高考还要重要的考试。因为小升初，对于朗县的孩子来说，他们只有一次机会有可能到内地学校的藏族班就学。而考进内地藏族班在很多父母看来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要道路。可是从往年全县的情况看，每年能够考到内地藏族班的学生在 6 所乡镇学校里，100 人中不到 2 人，也就是平均 2% 的可能性。即使全县最

好的朗县中心小学，也不过平均每年有十多人。在缺乏家庭教育、阅读环境的情况下，以及老师根本没办法挨个学生辅导的情况下，能否考上的关键其实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天赋。剩余没有考上的孩子，大部分会选择在朗县、林芝、山南、拉萨就读初中。由于各种原因，在这个阶段，老师告诉我们每年大约有 20% 的学生会辍学。剩余 80% 的学生中还得有一部分因考不上高中等原因而选择不再上学。于是当我们站在这样的背景上来看，一个朗县偏远乡镇的孩子如何才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林芝各县整体教育水平同质化程度相对较高，因此除了朗县，还有察隅和墨脱，那里的孩子大体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我和同行的同事叶馨几乎没有办法回答。

也许阅读会是一种可能性吧。至少通过我们的数据得出了这样的可能性。而面对从图书到师资的整体阅读环境的缺失，如果说我们希望阅读能够带给这里的孩子更多的可能性的话，意味着我们不单单只是选择适合他们的图书给到他们，而是需要一整套的乡村儿童阅读助学项目体系的导入。

阅读不是答案的全部，但至少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种可能性。